

4710/21

万全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本书编辑：曾永茂 郝鸿玉 倪昌有

本书审阅：李森俊 王兆林 裴中和

前 言

1959年，敬爱的周总理倡建了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30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史资料选辑，受到了人民的赞赏和爱戴。对于史书来说，它起到了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元的特殊作用。是项服务当今，惠及后人的工作。为此，我们编辑了第三辑《万全文史资料》

本书搜集、编选了我县有关血的回忆、人物画廊、文苑漫步、教育回顾、宗教庙宇、史迹重览、邮电金融、战事追述、工农纵横等九个侧面的四十二篇稿件、共计十几万字。有条件的还附了照片或插图，尽力使之图文并茂，以资读者。

在征集和编辑过程中，上级领导对我县文史资料工作非常关心，现全国政协常委、原河北省省长解峰同志为本辑题词。县委，政府、人大、政协领导对本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题了词；张市政协文史处、县党史办、县志办、档案馆及有关部门给予了热情帮助；文史资料业余通讯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劳动。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人员少、时间短、水平低，加之对史料调查不够，在编选过程中遗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赐教。

编者

1990年9月

目 录

血的回忆

- 军阀混战时期的孔家庄.....倪昌有 (1)
日伪时期的孔家庄.....倪昌有 (4)
万全“狼山沟”惨案.....赵 俊 (14)
赵家梁西山事件.....李文昌 (17)

人物画廊

- 乔宴庭先生传略.....刘桂江 李 锐 (21)
名医赵尔理.....赵连善 郝鸿玉 (29)
乡间名医高玉麟.....高 瑞 郝鸿玉 (32)
著名晋剧花脸蔡有山.....王歧贤 (37)
十三旦的童年.....李志强 (47)
塞上一怪
——记太平鼓艺人声鼓子张.....李志强 (53)
舍己救人的傅建雄.....梁 瑞 (56)
作恶多端终有报
——记土匪任小伍的覆灭
.....赵天和口述 照君整理 (61)

文苑漫步

- 万全软秧歌.....李志强 (67)

万全社火（二）	倪昌有（ 69 ）
万全的打棍	倪昌有（ 74 ）
万全民间饮食习惯	王文汉（ 76 ）
清末民初我县民间服饰	王文汉（ 80 ）
侯大节遗物	王文汉（ 83 ）
侯大节之墓	王文汉（ 87 ）
万全秧歌艺人趣闻	倪昌有（ 90 ）

教育回顾

清末民初的民众教育	宋 魁（ 95 ）
万全建国初期的干部教育工作	张致生（ 98 ）

宗教庙宇

封建会道门在万全县的组织概况	王金城（ 105 ）
万全城的庙宇及庙事活动	赵 俊（ 112 ）

史迹重览

万全县治变迁梗概	陈志丽（ 120 ）
洗马林镇史实节录	秦万选（ 123 ）
万全城的药店和名医	杨琴书口述 赵俊整理（ 138 ）
上保寺军需库	王 棋（ 144 ）
旧羊屯飞机场修建始末	李 锐（ 146 ）

邮电金融

万全的邮电	孙学慧（ 149 ）
万全银行前身——信用部	王文汉（ 155 ）

战事追述

- 日军入侵万全之战……………王金城 (157)
野狐岭阻击战……………王金城 (159)
万全首次解放的主要战事……………王金城 (162)
尽扫残敌，解放万全……………王金城 (165)

工农纵横

- 万全煤碳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张存彦 陶为民 (168)
万全的河流……………郝鸿玉 (172)
周家河郝家……………谢江 郝鸿玉 (179)
万全砖瓦业的兴衰……………陶为民 张存彦 (186)
万全的灾情及记实…档案局供稿 郝鸿玉整理 (190)
赛梨萝卜……………王文汉 (204)
半村毛人……………王文汉 (206)

补白短文及资料

我区地理之最 (3页)；历史名人的墓地 (16页)；为何气大伤身 (31页)；失眠七忌 (36页)；书信用语集萃 (46页)；诸葛亮的用人标准 (60页) 历代京城旧址 (73页)；“楷櫟”是树名 (75页)；诸葛亮诫子书 (111页)；中国共有多少皇帝 (119页)；林则徐斩子 (148页)；花木的象征 (154页)；故宫博物院的来历 (167页)；民间崇奉的各行祖师 (203页)。

军阀混战时期的孔家庄

倪昌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旧中国，战火连天，狼烟遍地。各系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终年过着贫穷、动荡不安的生活。在这期间孔家庄就经历了三个军阀的统治：国民军、奉军和晋军。

1925年，国民军将领冯玉祥出任了北洋军阀政府西北边防督办，并率领国民军驻扎张家口。1926年，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冯玉祥动身到莫斯科考察去了，当时任察哈尔都统的张之江成了代理督办。这个张都统人们都叫他张饭桶，一无军事韬略，二无指挥才能，他领导下的军队，简直是一群散兵游勇。那年孔家庄住进他的队伍。身穿灰军装，打着高裹腿，头戴大顶帽，脚穿搬尖鞋。他们进村不久，就在孔家庄成立了个所谓的“国民军航空总司令部”，请来了几个被苏联红军击溃，流窜进中国的白俄鬼子当工程师，强令孔家庄及周围的百姓在村南半里之遥修建一个足有五百多亩大的飞机场。时值开春不久，看着成片的土地被占，善良的百姓们含泪忍痛，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把仇恨埋在心底。

飞机场修好之后，据说是从美国那儿弄来三十多架飞机，整日在孔家庄的上空盘旋，搅得人们坐卧不安。那年，有两架飞机从天上拖着浓重的黑烟栽了下来，机毁人亡。据

说是白俄鬼子喝醉了酒，带着他的老婆在天上兜风作乐，尸骸就埋在孔家庄村南的土场。

这年八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山东的军阀张重仓联合起来，号称“直鲁联军”，一举拿下多伦之后，直取张家口。张之江闻讯后，惊慌失措，毫不抵抗，率领国民军急急如漏网之鱼，向西北内地一带逃窜。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国民军在退却时，挨门逐户翻箱倒柜，有位老大娘问：“你们到底找甚呢？翻这翻那的。”这些家伙一时无言以对，便瞪眼说了句：“找毛驴！”简直荒唐透顶！直到现在，人们一提起国民军来，就想起了“柜子里面找毛驴”这个天大的笑话。

国民军前脚一走，奉军十一旅便大摇二摆地开进了孔家庄。旅长是董英斌，奉军的打扮是一身黄军装，一顶象小桶似的黄帽子，身后背着杆套筒枪。这些兵比国民军更坏，开口“妈拉巴子”，闭口“杂种操的”，到谁家见了饭就吃，见了东西就抢，还说什么“打是米，骂是面，不打不骂吃山药蛋！”人们用“妈拉巴子杂种操，腰里掖着盒子炮”的串话来形容奉军。村里的男女老少对他们恨极了。为了发泄内心的仇恨，手巧的姑娘们把大铜元中间钻上个窟窿，打成戒指，戴在手上，顺口编成歌谣诅咒道：“铜元扎圈圈，撵得奉军没边边！”“铜元没眼手上戴，奉军打仗一准败！”还有什么“铜元扎圈圈，晋军编圈圈，晋军编完了，奉军死完了。”

奉军在孔家庄驻了约有半年光景，就被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军给撵跑了。晋军一踏进村就向百姓要草要料，还要牲畜为他们驮大炮，没有牲畜就出钱，害得百姓叫苦连天。人

们满以为晋军要比奉军强点儿，可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清一色的坏。晋军的打扮更为奇特，从头到脚一身灰，活象个灰耗子，屁股后头常掖着两颗木把把的手榴弹。白天走到大街上，你要不跟他打个招呼，上前就是两耳刮子，再踢上一脚，你要不服，他就摸出了手榴弹在你眼前晃几晃，呲牙咧嘴骂一声：“日你灰个猴，看老子给你撂一颗。”

晋军在孔家庄住了也不过半年，又让张学良的奉军赶跑了。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〇的这几年间，奉晋两军拉大锯，穷苦的百姓可遭了大难了！真是：军阀混战狗咬狗，穷苦百姓受熬煎。

我 区 地 理 之 最

面积最大的县是赤城县，面积5330平方公里。

面积最小的县是万全县，面积1164平方公里。

人口最多的县是蔚县，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406,017人。

人口最少的县是崇礼县，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113,902人。

人口密度最大的县是万全县，每平方公里约1,100多人。

人口密度最小的县是张北县，每平方公里约80多人。

降水量最多的县是崇礼县，年平均降水量为488.6毫米。

降水量最少的县是阳原县，年平均降水量为359.8毫米，是河北省干旱区的干旱中心。

最热的县是怀来县，年平均气温为8.9℃，七月份的平均气温为24.1℃。

日伪时期的孔家庄

倪昌有

1937年，在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下，日寇畅行无阻，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国土。7月间，日军派了大批飞机在张家口一带轰炸了13天。跟着，日本兵打着膏药旗开进了孔家庄。这些残无人道的法西斯，肆无忌惮地杀人、抢掠、强奸，使孔家庄陷于空前的民族灾难之中。

下面记述的，不过是日寇蹂躏我县人民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桩桩血案

日本鬼子要来孔家庄的消息，使百姓如雷击顶，惊恐不安。百姓携妻带女，纷纷跑出村外避难。很快，天空中响起刺耳的隆隆声，一架接一架的飞机从屋顶掠过，跟着旋上半空，一掀屁股扔下一串炸弹，炸得土石横飞。整个村庄不闻鸡啼犬吠，被一片愁云惨雾所笼罩。

日本鬼子到孔家庄的第三天，便东向阎家屯，西向安家堡分两路开进。孔家庄留下30多个鬼子组成警备队，他们先在车站东元顺成煤栈的院里搭起高高的瞭望台，接着便抓村里的老乡，用车马把国民党军队撤退丢下的粮食、弹药送往车站，并将在攻打孔家庄时死了的20多个鬼子的尸体抬到野外焚

烧掩埋。日本鬼子在孔家庄半个月，接连制造了七起血案，无辜残杀百姓12名。

火车站上有个电报员，鬼子来的时候他没跑，被鬼子发现后杀害，他的50多岁的老娘也被鬼子糟蹋后用枪托砸死，扔在院里的煤堆上。时值伏天，尸体腐烂生蛆，臭气熏天，惨不忍睹；李林的堂弟人称李二疤子，给鬼子做饭，因一次做菜忘了放盐，被拖出去开膛剖肚，肠子都给翻了出来，尸首被扔在野地；贫民杜枚想出外弄吃的，被日本鬼子看见，一枪击毙；车站“清义宫”煤栈的伙计候建功，在回小屯堡的半路，被鬼子练了耙子，当即中弹丧生。

一日，鬼子正挨门逐户搜抢，碰上年近40的光棍郭贵，便一阵“布达”“布达”地狂叫，郭贵不知就里，鬼子兵急了，爬在地上就哼哼起来，这才知道是要猪吃。郭贵摆手表示没有，被扇了两个耳光，这时正巧郭盼挑担西瓜过来，鬼子兵便逼着让郭贵将西瓜送到车站。郭贵放下担子正欲回家，不料被凶狠的鬼子兵一脚踢倒，郭贵眼不好使，本来那个鬼子兵已经走了，却以为一旁监视，跪在那里一直没动。谁曾想那个鬼子兵从住处拿了一把菜刀返回来，要切西瓜吃，一看郭贵还在那儿跪着，举起菜刀照着郭贵脖颈就砍了下去，郭贵惨叫一声栽倒在地，血流如注，一命呜呼，尸体在血泊里整整泡了两天，脸和脚让狗啃得骨头裸露，其惨状不堪目睹。

郭贵遇害后的五六天，一个鬼子兵因为丢了一只饭桶，一气之下用枪逼着五个老百姓到村南郝安院的地窖里，鬼子兵搬起石头把他们砸死于窖里，丧心病狂的鬼子兵嫌不解气，又端起枪对着窖里射了一阵，才扬长而去。

正是：日本强盗无人性，

草芥人命似虎狼。

维持会和警察局

日本鬼子侵占孔家庄之后，村里的大地主自动结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维持会”，他们手里举着膏药旗，胳膊上戴着“会员”二字的白袖章，在鬼子面前点头哈腰，唯命是从。在穷人面前又盛气凌人，哼五喝六，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将猪肉、鸡蛋、麻油、西瓜、纸烟，去孝敬日本鬼子。他们强迫老百姓到维持会，每人发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苦力”两字，谁要不戴，便遭毒打。还逼着穷人为鬼子做苦差事，抬沙子，垫汽车路，车站侍候鬼子，烧火做饭干杂活。这样，这些家伙便成了鬼子在村里的代理人，老乡称“二鬼子”，什么事都得通过维持会。地主们仗着有日本鬼子撑腰，欺凌乡里，敲骨吸髓，大捞油水，穷苦人身受着阶级和民族双重的压迫和剥削。

维持会成立不久，鬼子便收买汉奸“以华治华”，在万全县成立了伪县政府，一个破落地主、大烟鬼、名叫罗云武的当上了伪县长，第七屯的大地主冯继舟成了警察署的署长。这时，孔家庄也跟着成立了警察局，局长名叫郭成、号子造，外号人称“毛山药”。军阀混战时期他在坝上的土木路当了六年巡官，回到孔家庄后，包揽讼词，写呈子、告状，成了一名“讼棍”。当了局长以后，益发神气起来，身穿日本人黄狗皮似的军装，脚蹬高腰黑马靴，持着日本东洋刀，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为了搜刮民脂民膏，这家伙出个了鬼点子，把全村养狗户都叫到警察局，让人们交钱上“狗捐”，然后发给一个铜牌牌，挂在狗脖子上。如果谁家不交钱，他

就派警察去把狗打死，吃狗肉，卖狗皮，真可为生财有道。

另外，日本鬼子为了毒害中国人，强迫农民种鸦片烟，按户分配，谁不种就掏十块钱。在交大烟土的时候，如果塞给警察一些钱，让他们去代交，就能交七分扣三分，若是自己去交，最多弄个扣七分交三分。要是不给“小费”，即使明明交了，他可以硬说你没交，再弄到你警察局里去打，警察局就是这样倚仗鬼子的势力鱼肉乡里。正是：

高高在上有权势，
坑崩拐骗赚家私。

乡公所和甲公所

1938年春，日本鬼子开始着手建立伪政权。鬼子当时推行的是乡甲制，每个村算一个甲，设甲公所，周围几个十几个或二十几个村合起来成为一个大乡，设乡公所。孔家庄乡设在观音寺。乡长是本村大地主杜堂的儿子杜长善，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浪荡公子。

乡公所的下面设有民政系，财政系，自卫系，每个系里有三个负责人。自卫系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民兵。训练时，日本鬼子要亲自到操场监督，让民兵一律说日本话，练日本操。喊日本口令，什么“卡西拉米”（立正），“密该那里”（向右看齐），“搬高”（报数）。谁要不说或说错都要挨打。村子里的大男人都得受训三个月，每次训练五十个人。有一次来了三十多人，鬼子大发雷霆，叫这三十多人排成两行，面对面地打耳光，谁要是不打，或者不使劲打，鬼子就用枪托乱戳，人们只好忍痛乱打，鬼子却在一旁开心狂笑。

当时孔家庄的甲公所，设在三官庙里。甲长由地主大户

轮流坐庄，每年换一次。

乡和甲的任务和旧中国时期的村公所一样，向老百姓摊差事、要粮、要工、要民兵。乡公所和甲公所借摊派差事之机，向老百姓敲骨吸髓，善良的百姓苦不堪言。正是：

身上落满伤疤印，
心中刻下两重仇。

生财有道组合会

1938年春末，日本鬼子为了从经济上压迫中国人民，让孔家庄车站上的二、三十家煤栈合并起来，由其统一操纵和控制，成立了一个“煤炭组合会”。孔家庄及其邻村的人们买炭都得到“组合会”去买。老百姓买煤天不亮就得去组合会排长队，先领一张盖有红戳戳的白纸条，凭这张条子才能买一毛钱的炭。地主们见有利可图，便都在组合会里入了股金，他们可用极便宜的价钱买几秤煤，再拿到外面一倒手，几倍的钱便入了腰包。

组合会的成立为地主发财大开了方便之门。富农分子王有刚，利用老婆和日本鬼子间的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当了前屯“新亚窑厂”的经理，后来又回到孔家庄窑厂当了经理。借烧窑用炭之便，大搞投机倒把，又买骡马，又置大车，很快就成了暴发户。正是：

东邻地主发了财，
西舍穷人荡了产。

交易所和谷联会

日本鬼子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向老百姓大量征收官

粮。他们把孔家庄车站的“广福长”、“元顺成”等几家粮行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代办征粮机构，叫“交易所。”

当时穷苦百姓种地主、富农的地，每亩要交租四到六斗，有的高达一石，加上摊派的官粮，剩下的只能是糠菜半年粮。当时孔家庄的地主占地达80%，穷人仅占20%，可是地主们把持交易所的大权，把大部分官粮都加在了穷人头上。

日本鬼子为了强逼穷人交官粮便在生活必需品供应上加以控制。谁交了官粮，交易所发给一个红印章的纸条，凭此条买点布类等。当时人们说：“交了官粮没吃的，不交官粮没穿的”。遇有交不起官粮的农户，乡公所和甲公所便派出狗腿子进家砸锅拆灶、打碎门窗乱搜粮，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抢走不算，还把全家老小关到大乡里坐禁闭。

交易所成立不久，又成立了一个“谷物联合会”，简称“谷联会”。这个机构其实是地主投机倒把发洋财的黑窝。他们逼着无粮交的户到谷联会购粮，价格超过市场的几倍，再按市价折算交给粮库，剩下的全部到了他们的腰包。后来，谷联会又改成什么裕民粮店”，实际上干的是一样的勾当，换汤不换药，正是：

条条诡计尽是毒，
两手沾满穷人血。

土匪横行

日寇侵占孔家庄以后，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盗贼蜂起，土匪猖狂。孔家庄的土匪有郝吉举，任志圣；周围村的有田天茂、赵九财、吴玉峰、牛士拐；万全一带的张文贵，任小五、梁怀书、席万宝等。这些土匪头子不是地主就是富农，

他们乘着混乱，为所欲为，到处奸淫掳掠，绑票杀人，为了提防土匪来孔家庄骚扰，便在村里的几个出入口设了岗哨，穷苦农民轮流站岗，每十天轮一次，每次站一夜岗。若是擅自离岗，被警察发觉，非打你个半死不可。

1938年冬天，甲公所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保卫团”。团长是世积泉梁万吉的儿子梁辅，参加保卫团的尽是一些兵痞，名为“保卫团”，其实屁事也不干，只不过是假借这个名目又向老百姓勒索一笔钱罢了。因此土匪活动仍然很猖獗，毫无收敛的迹象，弄得人人自危，夜夜不宁。不过孔家庄则是秋毫无犯。原来孔家庄的地主跟土匪有瓜葛，他们向穷人勒索钱财，接长不短地给土匪送去洋钱、手表、大烟土等礼品，土匪得此恩惠，自然对孔家庄网开一面了。

日本鬼子为了制止土匪们的骚扰，用封官许愿的办法，让警察署去收编了土匪。之后，孔家庄的地主和土匪合伙搞起了买卖，如地主杜庸祥的缸房“庆和泉”，就是与土匪郝吉举合伙开办的，土匪做买卖不失“匪气”，他们把货送到户，不管你要不要，放在院里就走，到时候来收钱，本来一块钱的东西你得给他十块。穷人家只好逆来顺受，敢怒而不敢言。正是：

土匪诈财送年礼，

穷人含恨泪交流。

劳役种种

在日本鬼子的残酷统治下，穷苦的农民还有一件苦不堪言的受罪差事，就是给日本鬼子做苦工。如坝上挖战壕，正北沟烽火台上建瞭望台，张家口的东山坡挖山洞，庞家堡红

红山上挖铁矿，张家房子、旧羊屯修飞机场，上保寺挖山洞、建军需库等等。活儿重，吃不饱，早晨是发了霉的小米稀粥，中午是红面饽饽，每人只拳头大的三个，就的是咸菜，晚上又是发了霉的稀粥。吃不上应时饭，吃饭还要排队，点名训话，站不好队要挨打。正是：

鬼子做恶无尽头，
穷人受苦有谁怜？

曙光微露

1945年农历7月间，传来了八路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那些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大户，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正处在日本鬼子全面无条件投降的前夜。我军在苏蒙联军的火力配合下，把日本鬼子打得丢盔卸甲，四散奔逃，在孔家庄横行八年之久的日本强盗，也匆匆忙忙地夹着尾巴逃跑了。

农历七月十三深夜，一列货车开进了孔家庄站，车上满载着粮食，木料等货物。几个日本铁路警在车旁看守着。村里的部分青壮年约计夜间上车站抢粮。村里的百姓知道的也悄悄传了开来。多少年来吃糠咽菜的苦难和日本鬼子的残酷压榨，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仇恨，象八月十五杀鞑子一样，不约而同，一齐行动起来。半夜时分，大街小巷出现了人群，径直走向车站。领头的是万张窑厂的工人（人们都说是八路军工作人员）。警狗听到后大喝：“干什么的？”前面的几个工人回答：“你们不顶了，老实点，不然，就要了你的命！”警狗见来头大，人越聚越多，乖乖地躲在了另一边。这时有人喊了一声：“下手吧！”人们象暴发的山洪蜂拥而上，当头的几个青年先跳到车上，把洋面、小米扔了下来，人们成群